

故乡的色彩

△陈见坪

(接上期)高原环境和天光岁月也让一些年轻藏民的脸上幸运地承载了伪装不来的绛色晕红,就是不经意间会一眼望见的人们脸上红扑扑的“高原红”。不是饮酒后那种扛不住惊扰、抵不住诱惑的酡红,更不是轻薄浮华的胭脂粉麝敷妆的红。一说,是因为高原紫外线的照射,又说,是因为消化和吸收了牦牛肉和酥油茶的高蛋白与氨基酸……并非全然吧?在我看来,那是一种始于魂魄,源自健康纯洁的无暇心灵,由内向外渐渐渗出的“生态红”,求不来的,是上苍赐予的。就个体而论,是有着心理和生理的双重纯洁美好的人的脸上才有显现的。如天真无邪的孩童、清纯羞赧的淑女和壮硕寡言的少年,还有少数的中青年人和个别的老男人,就是那些脸上经常漾着真实笑容的人,因为他(她)们真的很纯且无染。我发现,“高原红”最不屑于欺瞒和逢迎,它只将最真实的本意奉送给内心最真实的人,没有高低贵贱与贫富强弱的分别。

阿克尔诺的脸上就有着看似与家境和身份不太切合的一种光滑的“高原红”。他是一个天生失聪的聋哑人,孤儿。据老辈人说,藏区民主改革以前,懵懂少年时候的他就跟随转山朝拜的青海香客来到卡瓦格博腹地,有好几种我们可以想象的理由,他留下了,随同一副简单的行囊和一身单薄的衣裳,还有一个他自己也不知道的名字——朵诺(是一同随行的香客告知的)。感谢这个时代和这一方热情善良的人们,让他从此也拥有了自己的房屋和一小块土地,并乐此不疲地开始经营起了这个“迷你型”的家,心无旁骛地过上了无声世界的“单身贵族”生活,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地平淡生活,从此就只是乐呵呵地逢人就笑呀笑,只因那样一种很低微的物质需求得到满足后,那颗再平凡不过的心就更加地安静了,静得几乎没有声息,再也没有更多的负赘,只把天地自然之气,在一呼一吸间均匀地收纳,这才是人们有时会闲唠起来的那个话题——清心寡欲,所谓心安。他就是那个把自己的心很好地安驻在深深的灵魂静谧之处的人。如此,心神才会在不知不觉中柔绵而坚定地萌动出一种无形的力量,把激情、贪婪、怨怼和妒忌的乖戾之气统统拒之门外,邪不扰身,毒不入体。那颗平静的心只是有条不紊地把温润的血液泵向全身,把天地赐予的纯净空气和谷物养分送达五脏六腑,一天天一年年不懈怠地劳作运动之后,身体发肤就慢慢散发出隐隐的健康光泽,那张漾满笑容的脸上也就经久不褪地渗透出了令人艳羨的“高原红”。这又是一种雪域高原上不可多得的自

然色相呵……

“高原红”虽不能构建起一种意愿中的景观,也不是色彩范畴内可以让人驻足的一笔主流格调,但却让我这说,当年“灰色人格”的一个世间二叔幸运地撞上了,使我由灰暗渐趋明朗,并教我见识、懂得了一些世间色彩,受益匪浅,感谢那位善良又安静的老头。

不知人们是无暇瞩目抑或是见惯不怪,一直以来,“高原红”不是能那样让人心动不已。但是在这儿,我却想象出了一幕欢快热烈的卡通电影般的动感画面:

迪斯尼乐园式的一扇拱形圆门缓缓打开,突然间,仿佛是专司孩童的一位大神轰然倾倒了满满一大篓红透红透的小苹果,跌跌撞撞、蜂拥地向你扑面滚来,空中落满嬉笑闹腾的啾啾童声,小苹果们蹦跳、欢笑着把你掀翻在地,霎时,你已被满世界红扑扑的小圆脸紧紧地包围、裹挟、掩埋了。瞪眼一看,哇噻!牦牛犊气息的康巴小孩,苹果般通红小脸的康巴小孩。

沿着国道214线驱车爬升到白马雪山垭口时,那一阵阵从山巅呼啸而过的劲风是五彩斑斓立体的,无数的风马经幡旗纵横盘亘于这一处海拔高度标志点,近千平方米无规则却又井然有序。由数不清的幡绳自由拉伸组合的经幡族群,一簇一簇,一蓬一蓬,呈波峰状起伏在弧线形的色彩开阔地段,横列决然壮阔的一景,又是彩色。

从天宽地阔的雪山垭口台地边缘起,左侧往高处缓缓延伸又向南十几公里朝主峰方向远远倾斜而去的是十分广阔的阪状草场,右侧的远处是高耸入云的地质纪年代代山崖,森罗万状,壁立千仞。山崖脚下几面巨大倾斜着的机场跑道般的砾石滩几乎直贯垭口台地,绝佳的高山美景。就在这两侧正中的宽阔台地上,矗立着这大片猎猎迎风招展的五彩经幡族群,哗啦啦……哗啦啦……直掣蓝天,绝美的大幅风景油画素材啊。

就五彩经幡风马旗在大自然中的起始簇集地,一般来说人们都不会去事先约定,不需经过商榷、讨论何时定位在何处。只要地势有着典型特点的险要隘口,半山腰的突出台地和需要经常路过的自然地形中的特殊地段,都会不经意间有彩色经幡悬挂,且多与玛尼堆和煨桑台同一地点,阿墩子的特腊卡和布蓬贡就是。从街道和房舍屋顶抬头往山腰高处望上一眼就能看见,云巅高崖或黛色山峦某一天然地标处的灼烈彩色地——传说那就是“尊尔”、“日尔达”、“隆尔”们喜欢出没的地方。用现在的话来说,就是多维时空的交集处,另一神秘世界的隐形窗口,就像是电影《哈里波特》里火车站的九又四分之三站台,若能有天生禀赋不同寻

常的特异感知,就可在恍惚间风驰电掣般穿越时光隧道,抵达另一神秘世界。

神怪们不可见,不可触,只能用心灵,用桑烟和各色旗幡共祝共勉。人们把谷物抛向空中,净水撒向煨桑台,口中念念有词,举手投足表情凝重,谦恭里也带着轻松随意。如弦子歌词的唱段:翻过一座高山,经幡高高悬起;翻过两座高山,桑烟旺旺燃起;煨起浓浓桑烟,祈求护佑安宁……祈愿三宝护佑天地吉祥,人神共享,世界和平,这就是藏族民间版本的当代理念——人与自然。

哦!煨桑祈涛和系挂五彩旗幡的人们那样不显疲乏,不辞劳顿地陶醉其中,原来如此。

超越了三维时空的世界观,可以赋予你无穷无尽的想象,从山风不时呼啸而过的崖壁神秘之地,从扶摇缥缈不可捉摸的袅袅桑烟里,从云雾蒸腾的山谷里回声跌宕的祷语中,我似乎是在自己灵魂的某一深处,稍稍即逝地感觉到了那那一刻空里芸芸众生的神奇状态与情境。它们也一样拥有如歌如诗的浪漫情怀,一样拥有对色彩仿佛痴迷般的爱。

五彩经幡故名五色,依次由上及下为:蓝、白、红、绿、黄。蓝色象征蓝天,白色象征云朵,红色象征火焰,绿色象征绿水,最下面的黄色象征黄土亦即大地。五种颜色的排列次序不容颠倒错位,也正是客观大自然的物质存在的立体排列形式。风马旗中的马是神速的象征,寓意快速。人们悬挂风马经幡旗就是由衷地祈愿,受五种自然物制约的世间一切事物,由对立转向和睦,由坏转向好,由凶兆转向吉兆,由恶转向善,由厄运转向幸运。不仅转变,而且转变得迅速。

就是这个样,古老沿袭而来的简捷仪式,愿望朴素美好。藏民们用煨桑点燃希望,用色彩表达信念。他们借助风的魅力,像展开彩色的帆,以直接简便的象征方式轻松得意地运用于心之愿力,寄托于辽远的时空。经幡旗在旷野山岭中迎风起舞,人们在四季更替的自然天地间放飞心灵。

行走在家乡,冲击着我们视觉感官的自然美景是冰峰雪谷奇秀峻峭的壮阔气势,是蓝天白云下几缕舒緩起伏着的山脊与茫茫草甸空阔寂寥间那种莫名的律动,是薄雾轻霾掩映着的莽原林海及远足后天赐般邂逅的一泓深蓝幽静的湖泊,是横断山脉与大江大河千万年不曾停息过的纷争交集所忘情佛刻的雄浑印记——大峡谷。而这些美到爆的景致都时常会有天然绝配的奇幻色彩,梅里雪山告别来自遥远孟加拉湾暖气流频频光顾的夏季而悄然进入逐渐冷清的深秋之后,那幅日照山金的绝美景观就在清冷的早晨如梦幻

般的呈现了。那一时刻,不知别人如何,反正我是醉啦,就要像卡通电影里的笨笨熊一样萌萌哒,一头栽倒了。

拂晓的晨光中,一切从朦胧开始,大峡谷对岸的极高之处,雪峰横列依稀可见,天空中星辰隐退前青灰色的天光由东方喷薄而来。恍惚间,卡瓦格博十三峰在泛白中透起一层浅粉色的亮,晕红的粉色很特别,对了,就是那种京剧青衣、花旦脸上过渡状的胭脂粉红,漂亮。这是序幕,金灿灿的主角登临前的开场戏,仿佛景与人的心灵互动相通,仿佛上天赋予了它人性的娇情,要先给你来个热身的粉色,先给你来一勺盛宴开席前的醒口汤。然后,金灿灿的主角在光与色的拥趸下徐徐登场了。在一片静谧的天籁之中,在天高地阔峡谷纵横贯南北的三江并流之域,那一抹稀世的金黄来了,片刻铺满连绵群峰……

此刻,我忘却了一切,等回过神来,金黄已渐渐隐去,还不足五分钟。啊啾啾!它就那么的矜持,不愿以骄傲的色相多驻留于人间一时半刻。嗯,是了,因为它在这清晨只赐予一霎时的绝美金黄,我都差点忘乎所以地记不住这是雪域的神山了,用凡俗的人情来作对比,有失恭敬啊。

随后,耀眼的阳光照亮雪山,照亮峡谷,照亮一切世间景象。这是高海拔、低纬度地区在秋高气爽的时节特有的敞亮,缥缈轻薄的尘埃已悄然匿迹,空气中的雾状水分因凛冽的冷而凝结成霜霰后,轻柔缠绵地扑伏向苍茫大地和山野林莽。如此,纯净明哲的空中就任由阳光透射,目视之处一切自然色相更加充盈饱满。这时的天空更显出湛湛的蓝,雪峰更辉耀出晃晃的亮白,陡然天地间不羁的冷傲与高贵。

就全部用坚实的蓝和纯粹的白,来摆染你的画布得了。

雪线以下很明确地界分着黛色山峦,纵向沟壑与横向山脊,这一地段覆盖茂盛的天然林木植被,远望呈偏紫色的墨绿,因而油画中称之为“猷青”。偏紫,是风景画中远景设色的一种视觉特性。再往下就是澜沧江干热河谷土黄灰褐色叠层地质构造的崖壁与陡峭砾石坡交错盘结的复杂地段。因地表坦然豁达地裸露于煞白天光和烈日罡风之下,历经无尽岁月,大江的两岸都就全然披上了古老沧桑的粗粝和豪放。它敞开胸怀任凭天地洪荒之力凿刻不见穷尽的流绝绝壁和怪石嶙峋,亦将永不停息地咆哮奔腾着铭刻久远的岁月印记。

这一地段的景色,如若提起画笔,我不知道用何种色相来描绘,暖暖的冷灰色调仿

佛又将变幻为偏冷的土黄色调,莫衷一是,犯懵。可能由不得更多的理性,且凭感觉吧。

伫立在高山草甸观望景色,有时很难把目光聚焦,只能将视线散漫地远眺极目处的寥廓与苍茫。蓝天下褐色大地上的山脊和葬原是起伏涌动着的,迎上山风的低鸣和云雾的飘移,随着光与影不可揣摩的变幻,只把人的心灵也带向不知究竟的深邃神秘。

把这儿的自然景色框入画中,那就是“列维坦”式的风景油画,静谧中带着动感,无声处似有吟哦。虽如此说,我却毫无把握去摆布这种色调,那是“列维坦”们大师级的神来手笔。

每到金秋时节,阿墩子古城西南面的那一座植被葱郁的松日山,就在冬令时节匆匆地换装了。尽披斑斓,红黄相间绿意犹存。那是一种浓稠的暖色,滋润、厚实、鲜亮的披萨饼般的颜色,对,就是上界大神们用餐时不慎掉下的一大张披萨正落在了阿墩子的山上,把一座山都给罩上了。就像你若想解馋去触摸捏拿,就要染你一手的鲜艳淋漓。

这个时节的人们更热衷于野炊,上山去寻一处茵绿坡地,垫起三石灶,取甘冽山泉烧出一锅热腾腾的酥油茶。就着青稞美酒享用各色佳肴。这时有人扯开嗓门响亮地唱出一曲悠长的山歌,久久回荡在色彩斑斓的山岗间……

上山去置身于彩色山林幽僻的深处,就仿佛进入了魔域仙境般的童话世界,整个人都将被绚烂的色彩融化而不见形迹。

是的哦,那是一处短暂时节着了魔一样的色彩汇集之地。到时,我将再次前往,它对我有着非同一般的吸引力。

雪域故乡的色彩是上苍从深邃的远古带来赏赐给人们的视觉盛宴,是我众多失落了的记忆片段中始终未曾遗忘的灵感印迹,不管身在他乡还将滞留到何时,我都一定要在有生之年重返故里,浸润在雪域的高山大川魔幻意境般的色彩世界里,迷醉不醒。



红坡弦子的文化觉醒

★查拉狄几



弦子是欢快的吗?或者是忧伤的?我在听弦子时得到的感受大致只是一种旁观者的欣赏。说起来难免惭愧,我虽然也是藏族,但我的家乡是杂居地区,从小傣傣舞也跳,纳西舞也跳,却很少有人跳弦子,因为没有人会跳。

然而,对德钦县的藏族人而言,弦子却是他生命的寄托、灵魂的祭台、在他们的一生中,赋予了弦子鲜活的生命含义。对他们而言,弦子是飘荡于天地之间的精灵。于是,他们用一生的心血哺育这个精灵,而他们那时时感到孤寂的灵魂,也始终被弦子抚慰!在德钦那些刀砍斧削般险峻的山岭和峡谷中,弦子艺人使弦子这种藏族民间艺术的瑰宝一代一代流传,像江河,像溪水……

因此我已经相信,在经过了若干次日月更替世道轮回之后,在德钦那些植被稀疏、土壤贫瘠的干热河谷中,弦子之根已扎在每一堆篝火旁,弦子的每一段旋律、每一个音符、都被这里的热土,这里的藏家人的心血捂得滚烫!

在一些弦子艺人的记忆中,早先幽灵一般在雪域

的寒风中流浪的弦子,是西藏那边的乞丐传过来的一些高龄老人至今记忆犹新,第一次见到康巴腹地的“热巴”们拉着弦子在村寨里乞讨,一位叫做金安拉姆的女弦子手,以她妙曼的舞姿,娴熟

的弦子演奏技巧紧紧地抓住了藏家小男孩们晶莹透亮的黑眼珠。从此,他们再也忘不了这种优美的旋律,那些扣人心弦的音符总是在他们的梦中跳跃着……

许多年以前,弦子只不过是康巴腹地流浪者的乞讨调,这些来自康巴腹地的藏人的身份已经被定位在低贱的范畴,自认高贵的人们自然不屑于学习他们的艺术,然而,真正具有感染力的艺术,肯定具备特别强大的生命力,她的渗透力也因此变得无坚不摧,无孔不入……

当一些只崇尚锅庄的人在某个夜晚被一种优美的旋律送入梦乡时,弦子的种子便在德钦的崇山峻岭中,村村寨寨里开始飞扬,再后来的人们,则已经是自然而又自觉地学习传播和充实着这种艺术。

美妙的弦子给很多年轻人带来了美妙的爱情,悠扬的弦子配上他们婉转的歌喉,就像三江峡谷的山山水水,相互依靠着相互缠绵着,迎来太阳送月亮,只要人醒着他们的弦子和歌声就醒着,藏家人古老民间音乐的节奏,融化在他们的生活中,成为他们生活的节奏。

有关弦子进入德钦的传说,在斯衣一带又有另一种说法,但他们的说法更偏重于跟斯衣热巴相结合的热巴弦子,在那里的传说中,是一对乞丐的夫妻把热巴和弦子结合在一起舞蹈带到了德钦而且最先传入斯衣,那一对夫妻,男的叫做噶扎,女的叫做阿娜。

现在可以见到的一个事实是:在德钦流传的弦子其实大同小异,只是因为流传地域的不同形成了各自的一些小特色,因此,德钦红坡村的弦子自然也别具一格,与德钦其他地方流传的弦子有了一定差异。

这里的村庄背靠白马雪山,面对梅里雪山,风景优美,一个小村落被茂密的树木遮盖,物产丰富,水果多。村边一条清亮的小溪,水质清洁如玉,日夜流淌,吟唱着从雪山带来的古老歌谣,这样的地方虽然就是产生原生态艺术和收藏原生态艺术的合适土壤。而这样的艺术是不能靠牛奶面包喂养的。而是要靠来自雪山的圣水,要靠藏族虔诚的心灵。

红坡这个地名只是一个译音,她的藏名是裴普,据现在能够考证到的记载,公元1527年红坡人的祖先已经在这里生活,根据当地年纪最大的老人们回忆,从他们知事的时候开始,红坡人就在跳弦子,代代相传,让弦子也像他们的生命一样生生不息。

岁月是那样地多情,岁月又是那样地无情,它能塑造无比高尚的理想,也能揉碎无比美好的现实。昨天还是艳阳高照,今天又是电闪雷鸣,暖风刚刚吹绿了大地,洪水又浸泡了沃野……

人们在这瞬息万变的岁月隙隙中穿行时,当人们只要有时间,只要有机会就要说起传统文化这个名词的时候,在过去若干个漫长而又厚重的岁月覆盖着我们的生命与生活的时候,随着现代生活的节奏,藏家的传统文化也在受着快餐文化的冲击,正像我小时候居住的藏族村庄里没有会跳弦子,却把傣傣舞和纳西舞跳得烂熟一样,那样的事不一定是完全的坏事,毕竟还是冲击和溶解了本民族的传统艺术。古老的德钦弦子无疑也面临着类似的危机。因此,保护和传承就成为当地民众总要和必须的责任和义务,而这种责任和义务,需要热心人组织引导,红坡村的“非遗传承协会”,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诞生的,通过较长时间的了解分析,在充分分析了古老艺术即将淡化和失传的危机后,红坡村党总支牵头,由乡里下派的总支书记扎史与非遗传承人斯那多杰串联沟通,自筹资金,发动最热心的弦子舞爱好者参加协会,发展会员40多人,组织活动多次,整理表现生产生活爱情等不同门类的弦子歌词150多种。弦子音乐曲调80多种。并鼓励更年轻的习练者创作新的弦子歌词。

他们的做法也得到了县非遗中心的支持和鼓励。一切都只是刚刚开始,但其意义无疑是深远的,前景充满活力。

我们清楚地看到:无论是虔诚而古老的诵经之声,还是长袖翻飞的曼妙歌舞,随着岁月的流逝自然而然地走过之后,自行隐进了那个叫做历史的深洞之中,收藏她们的是亘古忠诚的岁月……

太阳无数次地升起又落下,月亮无数次地落下又升起,我们就还不至于懂事时就离开了母亲的孩子,用迷茫的眼光注视着世界,注视着茫茫寰宇。

在某个早上,在来自不同方向的启迪和诱惑之下,我们才想到了寻找……想到了挖掘整理和传承。我们也已经从这个早上知道,我们已经有了了一种醒悟,我们重新感觉和触摸到了那个亘古存在的美好与和谐。保护者们开始摸索:被篝火点燃的寒夜里可以没有歌舞吗?显然,不可以!

如今,在我们的脑子又变得清醒起来的时候,过去的岁月已经无法挽回,明天的太阳和月亮却可以由我们擦拭。

我们愿意用煤气罐替代柴火,我们渴望用柏油覆盖泥泞,然而,我们不能容忍非主流文化对民族文化的冲击!不能容忍快餐式的流行文化对民族文化的和渗透和侵蚀。

于是,保护和传承者们用弦子的舞步声唤醒沉睡的传统精神,用歌舞张扬和整肃我们豁达乐观的天性。让春风从这里开始吹拂,让火种从这里升起,点燃村村寨寨的每一个角落。

在红坡村里弦子由此得到了一种文化觉醒……红坡弦子走回到了淡泊和朴素。

从岁月深处走出的红坡弦子,必将融入更新的岁月,必将被岁月更永久地收藏。

写尽生命的苍凉与繁华

——读严歌苓新书《角儿》

◆高中学

在当代女作家中,严歌苓可以说是活得更精彩,写得更加精彩的人物。身兼作家与编剧,且曾为文艺女兵,在大江南北的舞台上演过多种角色的她,深知人生如戏的况味。读她的新书《角儿》(长江文艺出版社2017年8月第1版),总能感到,每个人都是自己生命中的角儿,演绎出一段段生命的苍凉与繁华。

这本书收录《小顾艳传》《角儿》《青柠樱色的鸟》《乖乖贝比》《老因》《谁家有个初长成》等十部严歌苓中短篇小说。每个角儿都在大时代里谱写平凡卑微的小命运,他们或悲切,或畅快,或残酷,或幸运。命运坎坷的朱依锦、贤妻良母的小顾、聪明漂亮的潘巧巧……她们虽努力呼喊,拼命挣扎,但最终还是不可逆转地走向毁灭,展现了人性的残酷、命运的坎坷无助,揭示了人生的沉重和苦痛。每个故事都扣人心弦,跟随小说中不同人物命运的跌宕起伏,看芳华被时代的旋律浸染,人性的善与恶、美与丑,在严歌苓的笔下,细腻入微,令人为之震撼。

严歌苓以悲悯的情怀和不失犀利

的笔触,书写大时代中小人物的人性。《角儿》中的朱依锦,因为自杀未遂而不能自理地躺在医院,承受

尽向她的猎奇又肮脏的目光,尊严尽失;《小顾艳传》中善良的

小顾和《乖乖贝比》中的黄毛丫头,同样是在伦理和感情的天平上煎熬,顾为悲剧;黄毛丫头站在天平另一端,用道义殉葬感情,仍然难有欢喜的结局;《谁家有个初长成》中聪明漂亮的潘巧巧,被拐卖,被污辱,不得不拿起屠刀,正是一次次的希望,把自己逼到了绝望之境。读后,不禁为之潸然泪下。

严歌苓不重复自己,她为作品中的每一个个体都注入饱满的血肉,更为重要的是,在血肉之下塑造了真实的灵魂。她说:“自己的写作,无论写什么,终究都要回到情感上来。”《老人鱼》里的穗子,外公外婆给了她童年的温暖和爱意,处处

